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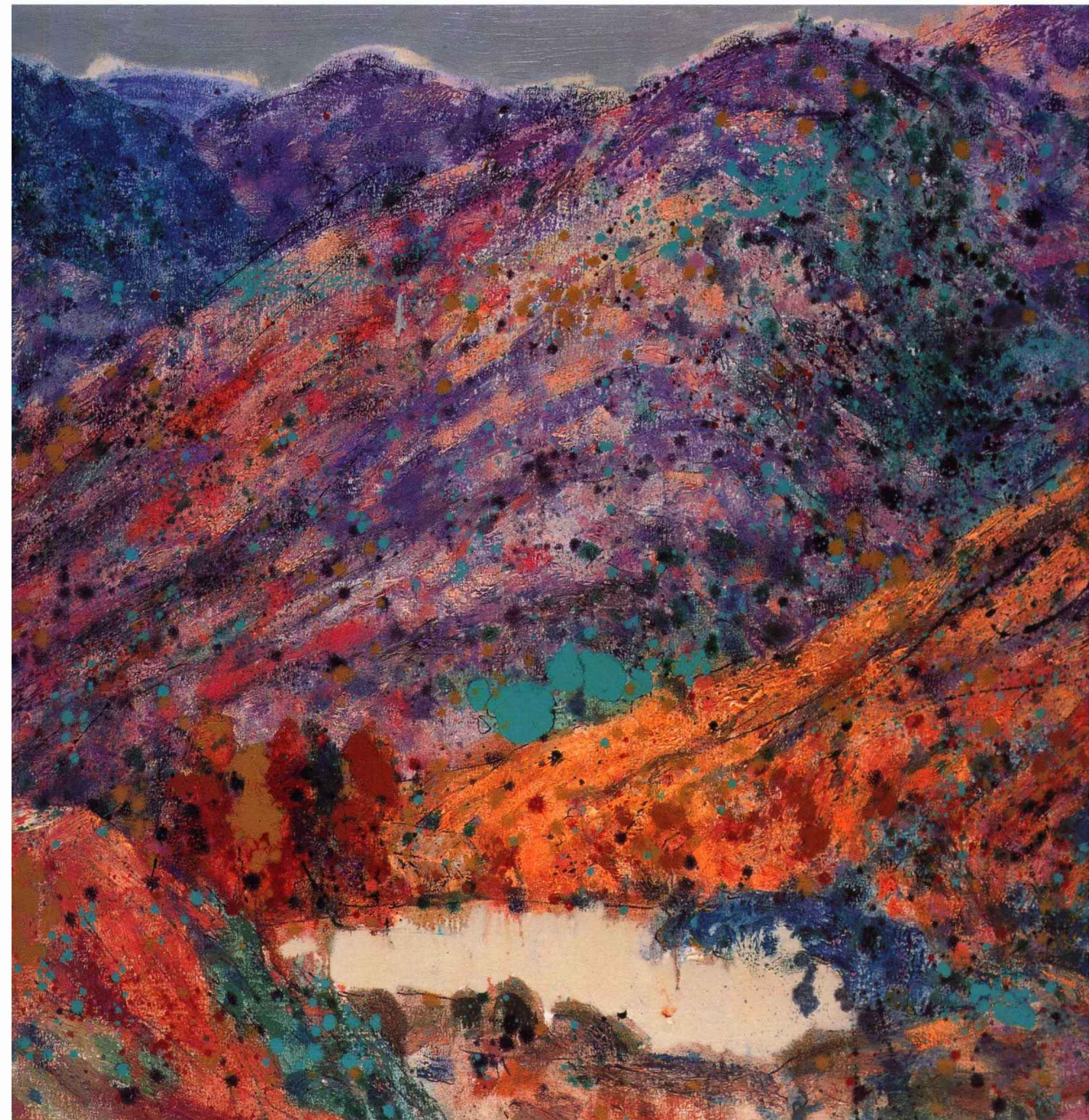
九龍文藝

JIULONG LITERATURE & ART

2010 春季号

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宣传部 主管
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第 01 期



我们在春天起帆

是谁，正挥动如椽之笔，在画布上着意涂抹底色；

是谁，正轻舞灵巧的手，弹奏着高低错落的琴键；

是谁，正牵引人们的心，去憧憬五彩斑斓的明天……

哦，正是我们九龙坡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激情，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分明感到了城市鲜活生长的力量。

作为重庆的工业大区，九龙坡不仅积淀有灿烂的工业文明，而且历来有一大批倾心于文艺的创作者，他们描绘着九龙坡的辉煌历史，为文化传承默默地笔耕不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

近年来，九龙坡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尤其是中共九龙坡区委十届七次全委会议的召开，迎来了九龙文艺的春天。在这个春天里，《九龙文艺》诞生了。她将为九龙坡文艺家和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立足这片热土，挖掘文化底蕴，紧跟时代步伐，辛勤耕耘，努力探索，孜孜以求。用他们手中的笔，饱蘸激情，讴歌时代、畅想未来，关注民生、体察民情，贴近生活、注重现实，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名家会继续耕耘，新锐将不断涌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九龙文艺》一定会以特色面世，成为一张漂亮的文化名片，大大提高九龙坡的美誉度。

就像福克纳所说，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故乡。艺术是艺术家的故乡，《九龙文艺》是艺术家的家园。虽然艺术是有地域性的，但《九龙文艺》却没有地域限制。我们真诚希望，重庆的、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惠赐大作，拈错指瑕。鲲鹏扶摇上青云，是我们向往的境界，但追求境界需要耐心地坚持，精心的酝酿。因此，作者和编辑要沉潜下来，不心浮，不气躁，静心以思，扎实地干。

我们相信，当点滴之水无畏地汇聚，同样可以见证汪洋大海。

我们希望，《九龙文艺》将是一条宽盈的大河。艺术创造不是追寻源头，而是探索未知（法国建筑家安德鲁语），我们将在这条大河里，以一种昂扬的姿势谱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美丽乐章！

感谢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先生及市、区各位领导为本刊题词，感谢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对《九龙文艺》创刊的关心和支持。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高高的桅杆早已竖起，我们在春天起锚，豪情满怀乘风破浪，驶向崭新的航程。

九龍文藝 编委会

总顾问: 刘光全 丁 洪 汪丛林 成建国

主 任: 郑和平

副主任: 周 翔 戎 蓉 睦京玲

文学顾问: 江 丽 何承玖 杨成效 范国明

美术顾问: 罗 力 彭 健

法律顾问: 陈万军

委 员: 刘朝宏 李文勇 向昌华 宋正贵 余成阔

杨 杰 张 杰 杨昌永 周存娟 罗雄华

黄 钢 彭 斌 魏先达

主 编: 彭 斌

副主编: 杨 杰 罗雄华 (执行)

编 辑: 万木丹 王元琼 朱 伟 张 伟 李新华 杨国普
何意富 岳 涛 秦成华 黄代红 彭茂伟 张同福

编辑部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西郊路 27 号区文联

邮 编: 400050

电子邮箱: cqjlwy@163.com

准印证号: 渝九内字第 15312 号

版式设计: 谭 剑

印刷制作: 重庆真意文化传媒

Catalogue 目 录

● 诸子百家 ----- 001/005

- 高原随想 (散文) 李 钢
- 寻找另一个李钢 (评论) 欧阳斌

● 本土叙事 ----- 006/016

- 旗袍 (小说) 强 变
- 石梯上的灯光 (小说) 王元琼
- 一个枕头 (小说) 杨维义

● 艺圃撷英 [美术] ----- 017/020

- 硕果累累 (国画) 汪丛林
- 冬日阳光 (国画) 傅仲超
- 山歌又起 (国画) 杨涪林
- 沐春图 (国画) 彭 柯
- 卓玛的祝福 (版画) 何意富
- 在河之洲 (国画) 殷嘉农
- 紫气东来燕南飞 (国画) 胡小如
- 拙政园之玉兰堂 (国画) 李志坚

● 剧苑曲坛 ----- 021/026

- 父子情 (小品) 余成阔
- 邓政委在唐家沱 (金钱板) 曹运钧
- 圣贤愁 (民间故事)
- 魏显德 (讲述) 艾一苇 (搜集整理)

● 自由节拍 ----- 027/032

- 诗五首 (诗歌) 杨 矿
- 诗歌两首 (诗歌) 唐 力
- 我与华蓥山有个约定 (诗歌) 木 兰
- 遥望炊烟 (诗歌) 张亚军
- 寂寞的时候 (诗歌) 曹 东
- 现实主义者 (诗歌) 白 月
- 宁静 (诗歌) 吴向阳
- 打开生活的早晨 (诗歌) 重庆子衣

● 歌海拾贝 ----- 033/036

- 为什么 (歌曲) 庄 奴 词 / 唐泽民曲
- 清滩的姐儿, 叶滩的妹 (歌曲) 甘茂华词 / 向菊瑛曲
- 小小牵牛花 (歌曲) 崔 伟 词 / 彭茂伟曲
- 梦回故乡 (歌词) 王光池

● 艺圃撷英 [书法] ----- 037/039

- 2009 江苏 · 重庆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书写经典”
书法篆刻交流展作品选登
- (书法) 言恭达 (书法) 刘庆渝
- (书法) 曹 建 (书法) 宋正贵
- (书法) 邱世鸿 (书法) 龚洪林
- (书法) 伍昭富 (书法) 李 刚
- (书法) 陈 册

高原随想

■李 钢

我在寒冷的季节来到高原。

这次到高原，只有大概的方向，没有准确的目的地，走到哪儿算哪儿。这就有了些漂泊的意味。

这个季节的高原晚上很冷，昼夜温差很大，由于干燥，空气中的氧气似乎也少了点儿。

但是这里空旷，适合摆放思想。

雪

我从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高处回望，看见了雪山。

雪堆积在雪山上，闪闪发光。冷调子的太阳照着它，像银子；暖调子的太阳照着它，像金子。金山银山总是让看见它的人们惊喜不已，千辛万苦跑近了一看，是雪，人就走开了。太阳从雪山背后落下去，其实是从另一个地方升起来，把另一座雪山照亮，那里的人们又开始欢呼。雪那么洁白，却把雪山变得那么神秘，使人显得那么蠢。

雪有雪的一生。蒸发的水气凝在冷冻的云里，那是雪在做胎。云挺着大肚子在天上跑来跑去，寻找合适的地方分娩。寒冷季节高原上空，到处都游荡着这样的孕妇。飘在空中的雪花是雪的童年和少年，它们随风飞舞，浪漫无邪，一部分落在山顶，一部分落在随便什么地方。

然后，雪在地面上开始了它的中年期。那是一个厚重的沉思的哲学时期，它的特点是冷峻。一切都死了，只有雪活着，一切死去的又都在雪的重压下企图复活。每年都有这样的时期，已经

李 钢

重庆二十中（现重庆育才中学）初六
七级四班学生。诗人、国家诗歌奖获得者，
曾获“中国当代十大中青年诗人”称号。
著有诗集、散文集、漫画集和电视诗歌散
文等作品多部。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

循环了无数岁月，以至于被人称作是大自然的规律，规律这个词让人觉得，一切在这时死去是应该的，中年的雪活着也是应该的。

雪和雨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是云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生的孩子，就像北边的人和南边的人。

雪水是雪的暮年，如同所有事物的暮年一样，稀里哗啦地流走了。只有雪山顶上的雪终年不化，让人觉得它们的中年期特别漫长，神话一般漫长。雪水流走时的样子十分壮观，高原留不住它们，像人的脸颊留不住眼中滚落的泪。

所有的江河都是高原之泪。

风

高原的风是耀眼的。风从各处吹向我的时候显得很亮，仿佛把阳光也刮过来了。我不得不闭上眼，刹那间，风就把无数根太阳的毛刺热辣辣痒酥酥地钉满在我身上。

风是高原之王。由于含氧量少，它比其他地带的风更野，更硬。风在此，在它宽广的领地闯来闯去，卷走它喜欢的东西，刮倒它厌恶的东西。风能把巨大的石山弄出很深的裂纹，一座座裂纹密布的石山就是它的杰作。我知道风是用哪些手法对付那些石头的，因为同时，风也在对付我的脸。它锉糙我的皮肤，抽掉我嘴唇上的水分，让嘴唇崩开口子，渗出血；它在我的额前迅速刻出了一条条皱纹。接着，它又将大量的紫外线涂抹在我的面孔，使我变得跟那些石头一模一样。风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在我脸上复演了它在高原千万年间所干的事情。

风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感觉它是有鳞的。有好几次它掀掉了我的帽子，我不知它是用爪子掀掉的还是用触须扫掉的，风不喜欢帽子。风喜欢朝旷地和山谷狂奔，很远的地方一眨眼就跑到了。在洼地，曾有一股风猛烈地掀我，我努力稳住脚跟，风就把我踩在地上的身影刮走了，我的影子掠过了好几座山梁，

替我看见了我将要到达的地方。

风的声音多半是粗哑的低吼和凄厉的呼啸，但是有一个早晨，我在结冰的海子旁听到了风唱。起先是一股风的独唱，接着，许多股风加入了合唱，庄严浑厚，在海子上空回荡。我脚下的冰层颤动着炸裂，发出打击乐般清脆的响声。这时，太阳从我肩头升了起来，照亮了海子、风和树林，我在瞬间的辉煌中激动不已。还有一些时候，风也把另外的声音带来。比如它曾把远处寺院的鼓乐声传到我耳边，又把山坡上的经幡刮得哗啦啦地响。更有一个下午，我行走在无人地带，忽然一阵风带来一个女人清亮的断断续续的歌声。我不知那歌声起自何处，起码在几座大山背后，或许更远，在高原尽头，时间深处。不管在哪里，只有风能越过。

女人呵，她出现了，消失了，风却带着她的声音飘向永恒。

石头

荒野之上，巨石横陈，像无数颗头颅矗立，让我触目惊心。

那是一座山崩塌后的遗迹。石头是山的今生。山的崩塌对于高原只是顷刻，高原的顷刻，就是人的世世代代。

我相信石头也会走动，它没有脚，有时风是它的脚，有时水是它的脚。多少年后，每一块石头都不在原来的地方。就像每一朵云不在原来的地方，每一个人不在原来的地方。

走动的石头也会停下来，一定有什么事让它们停下。我看见坡上停着一块锋利的石头，举起它的刃尖，它一定是想割破什么比如当云层滚滚压过，它就会割出一道道雷电。

因此我又相信，石头也会思索，它们凝视的样子看上去似乎想得很深，也很久远。夜晚，它们和满天的星辰在一起，那是宇宙间漂浮着的另一些石头，离

它们很近，简直是从它们中间升上去的。它们也会交谈，用一种智者的语言，只是人听不见，听见了也听不懂。

有一天我忽然觉得石头也有生命，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我如果在石头旁站久了，可能就会站成一块石头，而现在的我原本就是石头的我。那时我正在一座村庄的山腰，看见一个少年坐在石头上，样子跟石头成为一体，又像在孵那块石头。也许他天天要在那里坐一会儿，起初是思，后来是悟，某一天石头孵熟了，他站起来走开，就是一条汉子。他会放牧，喝酒，像石头一样伫立凝视，或者随风而去，在高原上跋涉穿行，用很多年把自己搁在很远的地方，让女人惦念。

石头的来世是砂粒，砂粒的来世是土，高原上的土。纵然小到肉眼看不见，石头也认为自己是石头。

高原的来世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石头里孵出的不是一座山？

我不能解释这些，就只能被石头震慑。

树

我看见一群一群的树起劲地朝高原上爬，它们企图爬上最高的山巅，但不可能，那儿是雪的疆界它们在各自爬不动的地方站下，把脚插进土和石缝，变成了根，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部落。

白桦和赤桦爬到半山腰，在那里成林，过起了世居的日子。杉树还要高些，停在很陡的高坡上；杨树走到高原平坦处，跟人在一起。不知为何有一些山坡各种树都不愿意去，被草占领，草在冷天全枯黄了，是那种惟美且寂寞的黄，寂寞得无法抗拒。

在冻土带，连草也不生，只有粗砺的山脊裸露在蓝空下，悲凉而原始。一切生命都有自己的高度。

树有自己的个性。群居的部落总是很热闹，它们时刻喧哗着，摇摆不停。白桦是我年轻时最迷恋的一种树，姿态高贵优雅，赤桦的模样像是白桦喝红了脸、醉洋洋的，它喜欢把树皮翻起来在太阳下晒，血色透明的树皮充满了蛊惑力。还有个别的树性格怪僻，爱离群索居，独自站在另一个坡上，或斜在峭壁间，像

孤傲的高士和隐者。附近树林中的树对它们知根知底，知道哪一棵是自己爬上去的，哪一棵是被鸟屙上去的。

树在各处炫耀着生机，展示活着的风度。

但是在高原，真正震撼了我的是树林之死。那是一片被天火烧死的杉树，布满了山谷。烧焦的树倒下了，构成了巨大的黑色图案，而图案之中，更多的树，枝叶焚尽，躯干斑驳，却依然直直地挺立，尖刺一般指向天空。那是死去的树的骨骼，保持着生前的姿态。

在一个黄昏，我看见了树的墓园，看见了树用自己的骨骼为自己立的墓碑。

云和卓玛

卓玛在高原上，就像云在天上。卓玛在高原上走着，就像云在天上飘。只有高原上才有卓玛，因为高原离天空更近。

卓玛是藏语仙女的意思，就像云是云的意思。

我管所有的藏族女子都叫卓玛。卓玛从村庄走出，卓玛从山上走下，卓玛在冰河旁背水，卓玛在泉边洗衣服。我找人问路，喊声卓玛，一个卓玛回过头，四个卓玛回过头，所有的卓玛都回过头。她们的眼睛一尘不染。其实她们各有各的名字，有的叫央宗，有的叫旺姆，但内心却都是卓玛。

卓玛在高原上生儿育女。生了女儿仍是卓玛，生下儿子就叫多杰，多杰是金刚的意思。

卓玛老了就到寺院去，虔诚地伏在高高的门槛上。我在寺院碰到老年的卓玛，她告诉我，她的头发白了。我抬起头，寺院的飞檐上飘着一朵云。云是转世的卓玛。

高原的天空是云的天空，聚集着世界上最漂亮的云。云像高原的灵魂，它们轻盈多姿，飘来飘去，遮住太阳又散开，在晨曦和暮色中变成缤纷的彩霞。

云落在山头是雪，落在山腰是雾，落在草甸上是深亮的海子。

云无处不在。



寻找另一个李钢

■ 欧阳斌

李钢就在面前，我却开始寻找他。我开始寻找他，而他开始闪忽。

与梅达尔多子爵一样，岁月的炮弹将他变成了两半，随即，他身后的道路也变成了两半，然后是更多的两半。这些文章里，李钢站在那儿喊我，我听不见，但分明看见他的口型，就想起了一个人和他的梦呓。

原来，他一直在走，走得深了，便忘记了一个人，那是过往的一个人。他现在在两半。我要找的那一半还在走，熟知的另一半便停顿了下来。一前一后，像是永远没法合到一处去。

我有一种找不到某种完整的东西时的焦虑。趁着那一个李钢还未与这一个李钢会合，我会对着他们大喊、跺脚、呵斥。但这无济于事，李钢像一个梦中人，老是落在黑暗中，慢呵。

无边的李钢向我袭来时，我一下惊醒了：李钢在抽烟。他一支接一支，抽到中途，食指黄了，天黑了。但是，香烟使他安静下来，四周安静下来——诗意从有速度的形式（诗——散文）得到了缓慢的转变。有些表情是这样的：一个激情的诗人慢了下来，他有思考状。他用谷地的方式觉察高原，那里有原先的卓玛；他读书（有时卖书），一个收荒人在叩门，进来时外面是湿嗒嗒的雨季；李钢时常睡不着觉，就会去开一些幽默的会议；李钢有随想，是因为他坚持说自己去过仙境；李钢的蝈蝈只有半边，另一半变成了水被他挂在眼角，李钢就有些落寞；李钢说他的牙不好，他说出的话果然有些不是病态的疼痛飘出来。慢下来的李钢便成了散文家。

现在我决定放弃寻找诗歌李钢，而去找诗意李钢。是的，内心寂寥如李钢者，恰恰是生活的快乐人。你在他的诗歌中看不到这些吧：李钢在用普通话讲段子，桌子周围有女士狂笑；李钢坐公车赴约，希望在巴士上有所奇遇，这样就有了双份的暗喜；李钢是个自得其乐的人，但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没有苦恼的人，李钢偶尔会骂骂自己在晴天错带了雨伞。这说明李钢是一个有准备的人，除了雨伞，挎包里有一部相机、一支毛笔、一条手巾，都是些有年代的物件，李钢拒绝用数码相机，李钢不上网，李钢还要打赢一场纸巾的官司。

但是李钢一直有些痛，而且越来越痛。以前，李钢的痛也是欢喜的，蓝水兵李钢是个毛头小伙，海是蓝色的，苦恼也是蓝色的，不像现在，李钢的欢喜也夹带了忧伤，这使忧伤看上去是李钢身体上的一部分。哪里有快乐，哪里就有忧伤，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李钢有幽默，那是一直有着的，只有这部分是独立的，李钢的幽默不是年岁累积的结果，它区别于人，李钢的幽默长在尾骨而不是面上，他的笑不是坏笑，是好笑，是幽幽的、默默的，所以就是“幽默”的，别人大笑的时候，李钢附和着将就笑笑，而内心里是嘲笑，这个李钢的幽默是有些苛刻的、简单的、没有“思想”压力的，而他内心的嘲笑，谁又说得清。

要说，李钢是一个俗人——在另一个俗人眼里。不看文章，你看那些题目：《上街记》（谁有这等闲心？俗人）、《翠玉蝈蝈》（与儿子一起玩儿吧你）、《洋毛病》（不是闲人你有这份闲心奚落别人？）、《开会》（会议

无聊你还去开?)、《宰牛》(宰就宰吧,只要别闲着)、《告别青蛙》(小资呵小资!)、《街戏》(耍猴给谁看呢?)、《高原随想》(千万别玩儿深沉)、《寻人启示》(疯都疯了!)……

然而,读李钢需要安静,再安静,管你是一个俗人还是一个仙人,总会在安静中看到真正的李钢。那就看看吧。

《寻人启示》:寻人过程中的恍惚不再是虚幻的,一生中,我们一样都在用一个具体的自己寻找抽象的自己,我们一停下来,一生便完结了,有时找到的是一个比现在的自己更失望的自己,有时找到的是一个恐惧的自己,有时是幽默的、是无耻的、是荒唐的自己,是全部、是大家的自己,也是个体、是忧郁、是焦灼、是无奈的自己,也是澄澈的自己……不就是寻人么,找得见找不见,得靠缘分,而并非人们传说的感悟呵。

《高原随想》:“高原的来世是什么?”李钢没有给出答案。虽然雪、风、石头、树、云和卓玛活在今生,但是在李钢那里具有了诗性,一些本性静止的事物活动起来,活动,意味着将会消失。李钢的侵入,使高原的静止破裂了——那些细节有了生命,有了生命就有来世,就意味着消失——我们在今生看到的来世只能是“消失”。这是人的局限,是思想的局限,是无法逾越的时间鸿沟。但是,这一个李钢还是忍不住在旁侧告诉另一个李钢:“但是这里空旷,适合摆放思想。”

《街戏》:原来,他看到的是“高级的”猴戏,因为那时他是娃娃。耍猴者是一个胡琴手,以前的故事只是蜻蜓点水一般过,交代了是“某县河北梆子戏班头牌”、“在台上唱戏,能用眼神勾引大姑娘小媳妇”,然后就到街头卖艺,如此这般就把一个人的生平打发,有点“加上十年”的意思,岁月,个中无助在一个孩子的眼光里那般不屑一顾,有些吓人。

《告别青蛙》:摘一些“无关紧要”的句子下来,也算压缩,你就明白了。“那一带有大片农田,黄昏过后是青蛙乱叫的好地方,也是人乱叫的好地方。”“我曾在塘边亮过几嗓子,把声音使劲抛到远处田里

不见影儿,感觉畅快,极过瘾,也没人管。”“自从发现这地方我便心下欢喜。”“我介绍几位熟人去换脑子,他们跟青蛙在一块儿呆久了,据说每次几乎都是跳着回家的。所以我控制自己不常去,不多留。”“我将坚决和城市站在一起,以更复杂更现代的都会方式生活,忘掉池塘和山野,我将用没有蛙声的语言一心一意地写作。这也是诗为什么越来越让人难以读懂的原因。”

《翠玉蝈蝈》:是一只令人心动的虫子,如果心动还不够我愿意加上灵动。事实上,这就是一只住在李钢灵魂里的虫子,他是李钢的唯一朋友。如此说来,李钢是孤寂的,书房像一口老庙的窗棂,蟋蟀的叫声渐渐熄灭。李钢的幽思越发微弱,而虫子有点回光返照:“下午正写着什么,竟听它叫了一声,轻而飘逸,有种前所未闻的特别。搁笔屏息等着第二声来,又久久不至。我走到笼边观察,发现蝈蝈双翅微启,摆出欲飞的样子,凝如雕像。细看它额前的一点绿,没了。方知听见的那一声,是灵魂出窍的声音。”这就是李钢,细微如一只千钧一发的蝈蝈。

《仙境》:我把这一个仙境看成全部的李钢。李钢是实在的、李钢是虚无的、李钢在飞行和走动、李钢是停止和驻留。现在,李钢将一直向上:“我预感有一种地带,存在某个高度,等我进入。”“那高度,当在欲望之上,杂念之外。从那儿飘来的云,视我为一粒灰尘。”“倘若世界小如我的心脏,它就在我心中;倘若我的心像世界一般辽阔,它肯定就在世上。”“我听说寻找它的人,不能用脚,要用翅膀飞翔。我想起我的翅膀存放在我的梦中,但不知道是哪一夜的梦。”

我知道曾经寻找的李钢,依然是先前的李钢,一个诗人驻留在散文地带,他变得真实和庸常,可触可摸,有皮有肉,滴血滴心,魂飞魄散。大可以遨游苍穹,微可以成为爬虫;方可一见世间,圆可收润内心;乐可洞察苦难,悲可回味爱之时光。这就是李钢,烟雾中的李钢,散文中的诗人李钢,向上与向下,土地和天空,一片尽蓝与澄澈。有道是:“万物聚齐。一切从蓝色开始。”

旗袍 (小说)

■ 强 雯

高西娟是从 46 岁开始喜欢上旗袍的。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这种在她二三十岁时看起来老气的衣服，现在竟然觉得很新，很潮。身体在华丽的面料里几番哆嗦，人就年轻了，性感了。高西娟在衣着上一向很讲究，她在一家石油公司的宣传部工作，3 年前当上了宣传部主任，这个系统的人待遇不错，着装上的攀比更是明争暗斗。初来乍到的女孩仗着年轻，什么便宜的都往身上套，自以为有朝气蓬勃打底，但不久，她们就明显地给扔在了后头，在石油系统里，资历比一切都重要。这个资历自然也落到了着装上。品牌是一切服装的首选，即便它就是一件看上去普通的白衬衣，它的背后强大的人民币也足以让人心生骄矜。品牌等于品质，为了这种品质，每个星期，高西娟会花 300 元去做一做自己的头发，所谓做，就是洗洗、吹吹什么的，有时在发型师的建议下也会做个什么花，每个月，高西娟会添购一两套价格不菲的套装，在她这个年纪，适合她穿的衣服是越来越少了，选择套装，看起来是心向往之，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套装是一个成熟女人最好的修辞术。它可以讳饰隆起的小腹，烘托下垂的乳房，婉曲臀部的线条，总之把一切的丑都遮掩了，就像一个精美的礼品盒，四四方方，有棱有角，却又端庄大方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至于盒子里面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一些重要场合，比如这家石油系统，

需要的就是呈现。

但是高西娟在自己 46 岁这一年，有了新的发现。在上海念大学的女儿邮寄了一套魔术内衣给她，作生日礼物。这是高西娟第一次穿魔术内衣，虽然刚开始穿的时候紧绷绷的，浑身像被人镶嵌了钢筋一样，横竖不对，但一套上外衣，感觉立马就出来了——高西娟发现自己的身体还有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让高西娟忘记了内在的不适，46 岁的那个初夏，高西娟换上了魔术内衣，她感到青春又一股劲地往自个儿身上钻了。风姿绰约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高西娟就风姿绰约地走在本市最著名的旗袍街上。

这是一条专业旗袍街，最开始只有两三家在做旗袍，几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偶有几十人怀着老旧的情结穿穿旗袍，似乎并不能满足供需，电影《花样年华》之后，这条街就有了十几家旗袍铺了，当然，更多是作为演出服装或礼仪之用。民俗街也零星卖点旗袍，不过以棉麻衣料居多，高西娟见过那些二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在民俗街上走过，飘逸也好，清纯也好，总是有些寒酸，她想，她们像 30 年代的女学生，这种形象是她鄙薄的。她要的是既能融入这个时代，又能不被淹没于这个时代的服装。有一两年单位里时不时有人穿旗袍来上班，一阵风似的，

也就过了，好像总不是这个年代的产物。但是高西娟的心其实从那时就开始被勾起来了。

一开始走上这条街，高西娟并没想要买件旗袍什么的，她只是想试试这件婷美内衣的功效。女儿说了，这内衣，只要你穿上不难受，不别扭，什么展现曲线的衣服你都可以穿了。高西娟受不了这样赤裸的恭维，说，你老妈不是要变成老妖精了。女儿在电话里说，当妖精也是要有资本的。再说，你也不可能是妖精，你这种身份的人，就是应该穿得更耀眼一点。我的妈妈还是很年轻的。

洋槐掩映下的旗袍街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仿佛那些挂着的旗袍一个个都长了魂魄，摇曳着，伸出了手，要把高西娟拽进自己空洞的躯壳里。

穿着价值一两千套装的高西娟自信从容地游走在旗袍街，小铺的老板们眼尖嘴快，认准了这是一宗好买卖，热情地招呼高西娟进来瞅瞅。高西娟沉得住气，仪态万方地转了一圈，旗袍好看是好看，可是能不能穿上身她还没有把握，她不想一件件地试下来，那是会伤元气的，她又走了一圈，这时已经没有人招呼她了。高西娟才心安理得地走进了一家心仪的店铺。店主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她眼疾手快地为高西娟推荐了几款旗袍。

试试，试试再说。店主热情地说。阿姐，我看你身材怪好的。

高西娟看看花色，有些犹豫，太艳了吧，她不安地问。

上身效果好着呢。店主谄媚。穿旗袍就是要身材丰满一点的好，不然撑不起来，穿旗袍就要这样，她一边说一边打量高西娟，该突出的地方就要突，该凹的地方凹。高西娟感到了眼光的勘探，瞄到该凸处，凸处就往外送，瞄到该凹处，那些脂肪藏羞似的赶紧往后退。店主不露声色地继续说，那些二十几岁的小姑娘，是不适合旗袍的，太单薄，风一吹就倒，整个一晾衣架。要不是为了生计，我也不会给她们做生意

的。大姐，我看你身材是很适合旗袍的，家里一定有不少旗袍吧，你到我这里来，算是找准地方了。你先试试，如果觉得哪里不合适，我们可以给你定做。

高西娟接下了那件墨绿色底白牡丹花做点缀的L号旗袍。再拿件加大号的吧，万一套不进去呢？走到试衣间的高西娟提出要求。

L号竟然很轻松地穿在了高西娟的身上。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镜子前的这个美丽女人是自己。漂亮。她由衷地在心里赞扬自己。

店主看出了高西娟的自得，她抚掌，带着几分惊艳的口气说，大姐，你身材真是好，这旗袍就像是给你量身定做的一样。店主的眼神上下流连，满是赞赏。高西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她捂着自己的脸，老来羞地说，真的吗？其实高西娟长期便秘，脸色不好，在白牡丹的映衬下出现奇怪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陌生的，因而也是新奇的。高西娟显然对一个全新的自己感到满意，原来她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她侧转身，小腹没有隆起的曲线，一点都没有，胸部很狂。高西娟有些忘乎所以，双手撑在了后翘的臀部上，她在镜子前转了两圈，又转两圈儿。挺满意！

高西娟的腋毛就这么露了出来，先是几根，然后是一丛，密密匝匝，欢呼雀跃，大张旗鼓。它们几乎是放肆地往外涌，要和女主人的旗袍一争高下。店主皱皱眉，觉得嗓子眼里有点痒。

这件我要了！高西娟一锤定音。

交易完讫的时候，店主把高西娟送到门口，这件高级旗袍的售出，让她觉得该对客人说点什么，一种提醒，一种暗示，总之，她必须说点什么。大姐，店主热情地叫了一声，高西娟满是期望地回过头来，她昂起头微笑着，像一个女王。

阿姐，旗袍讲的是个含蓄，店主小心翼翼地说，所以有些地方要处理下，她指指旗袍袖口的地方，该露的露，该藏的藏。

高西娟的脸一下就黑了下来。

高西娟似乎并不理解腋毛与旗袍的美学关系。大多数时候，高西娟的腋毛是藏在套装下的。即便夏天，她也从来不穿无袖的裙衫。她看见大街上那些女孩子为了袒胸露乳，总是要把胳肢窝那点毛发消灭干净，就觉得恶心。连广告画上都是这样，光光的，滑滑的，那可不是真正的女人。高西娟想，有时她会出于恶作剧，去在意地看看身边那些女孩子的腋下，那胳肢窝的展开是不忍目睹的，像一个个被剃了毛的鸭屁股。高西娟想起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不会这样作践自己的身体的。

腋毛有什么不好？那是一个女人成熟的标志，高西娟想。她年轻那会儿，谁都不剃，谁剃谁妖精，好像是安了心勾引男人似的，结婚这么多年，家里男人老俞也从没对她的腋毛有过只言片语的不满，现在，怎么这股风气就变了，女人不像个女人，非要自己弄成个丫头。现在，她穿上了高级旗袍，看见自己的腋毛从旗袍下探出那么一点点，有过略微的担心，但很快就释然了，这不是最自然的吗？谁没有点毛。

只是最近，穿上旗袍后的这些日子来，她发现自己的体毛是有些长了。她听老人说，体毛是不能剪的，越剪越长，高西娟就奇怪了，自己也没剪过体毛呢，怎么这两年就越长越深了呢？有一次去办公室给领导汇报工作，说话的当儿，领导突然瞅着高西娟的腿说，高西娟，你应该穿丝袜，高西娟一愣，不知这话始出何处。领导眼光向下，说，丝袜可以掩瑕。高西娟看看自己的腿，这才发现腿毛是有些长了，一向以“挡不住的魅力”著称的浪莎丝袜在自己的腿毛前也败下阵来。高西娟尴尬地笑笑，把自己的腿往凳子后面缩了缩。回到家后，高西娟问老俞，哎，你说我的体毛怎么就长了呢？老俞不以为怪地说，人老毛重呗。这句话比领导白天的敲打还要伤人心，高西娟直愣愣地对着镜子，我老了吗？她辨不清方向似的，仔细地查看起自己的体毛来。

好在，高西娟的旗袍在单位受到了一致好评。为

了配合这件旗袍，高西娟还新做了一个发型，她把额前的刘海剪成不等式的娃娃头，浓浓地遮住了眉毛，去掉了几分老相。原来的大波浪也改成了辫子烫，细细碎碎地扎了个慵懒的马尾拖在身后。乍一看，高西娟年轻了，时尚了，高西娟阿姨变成了高西娟小姑娘。

穿着旗袍的高西娟，是不能一天到晚坐着的。那样会把裙子弄皱的。她想。于是，高西娟就常站起来走走，和同事们聊聊，很有些推心置腹的姿态，当然，话一多，接水喝水的时间也比以前要勤了，这几十步的路程，高西娟也走得摇曳生姿，她哪是在走路，她根本就是在感受那两片旗袍片子在腿上有一搭无一搭地摩挲的感觉，她夹紧双臀，幻想别人在后面目不转睛的样子，被自己的美丽幻觉推搡着，胸也往上提了提，她基本上不需要镜子了，她从别人的瞳孔里已经照见了自己是完美女人。当然高西娟不能总是站着走着，她不是模特，她是个部门的部长，会有下级或同僚前来商议、汇报什么的，于是，高西娟就不得不坐下来，不过，她十分注意自己的坐姿，看文件的时候，高西娟就把屁股少少地放在凳沿上，为了维持平衡，她不得不把身子前倾，用肘支撑着近二分之一身体的重量。这样一来，高西娟的腰就绷得直直的，拉得长长的，很有一点引诱的意味，而她那已经开始下坠的臀部也被勾勒出一些让人想入非非的曲线来。

单位里有小青年打趣说，今天开始我要约会高西娟了。这一句轻浮话放在过去，一定会引起高西娟的勃然大怒，但现在，换装后的高西娟，似乎连心也换了，她微笑着不置可否，仿佛真接受了小青年的约会似的，腰身充满了爱情的力量。

真没想到高西娟还有这么好的身材。

我看旗袍还是胖一点的人穿好看，有那么一股风韵。

王母娘娘也有第二春呐。

高西娟这么一穿，我们都不敢再穿了。

……

在 46 岁这一年，高西娟成为别人惊艳的焦点，是她始料未及的。她按捺不住地要和别人讲旗袍经，一瞬间，部长高西娟变成了美术家高西娟，设计师高西娟，文化史学家高西娟。那些比她更年轻的女人，对此也津津乐道。她们一起商议哪家店铺的手艺好，哪家店铺的花色好，一个个像是为高西娟出谋划策，无私地自发地要打造本系统的“今日之星”，而“今日之星”很快发现，这些女谋士们都曾怀揣着“今日之星”的梦想，她们都备着旗袍呢，不过穿了一两次就压箱底了，实在难有合适的场合为这样的衣服提供舞台，她们穿给自己的男人看，穿给闺蜜看，但绝对不会穿给领导和同事看。于是“今日之星”迸发出悲天悯人的情怀，怂恿家有旗袍的女人们一起行动——第二天来个旗袍集体亮相，惊艳全系统。女谋士们的陈年旧梦被搅动了起来，她们忐忑不安又彼此激励，谁曾料到事情的发展会是这样的方向？美术家高西娟，设计师高西娟，文化史学家高西娟激情澎湃地挥舞着双臂，这是一个庞大的造梦工程啊！那簇密匝匝的腋毛趁机露了脸，迎着办公大楼外的日落，齐刷刷地欢呼：快来吧，快来吧。

可到了第二天，只有高西娟一人穿着旗袍来上班。昨天还锣鼓喧天的女人们只是心照不宣地笑笑。高西娟察觉到女同事们的异样，在一块上洗手间的时候，她佯装关心地问，怎么不穿了？不是说好的一块亮相吗？一两个支支吾吾，说不出个确凿理由。另一个，带着意味深长的目光说，胳肢窝被袖口箍得太紧，难受呢。高西娟听了这话，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胳肢窝，她看见了自己又黑又硬的腋毛，好像那是她精心栽培的幼苗，她拉拉袖口说，我的挺合适的。那一个还坚持着说，天太热了，那儿出汗湿下一片，不雅观。高西娟这次没有低头再看自己的腋下，她已经领会到别人的所指，关心和友好的神色已经从高西娟的脸上褪去，幸好她们不是一个部门，不怕撕破脸。我告诉你，高西娟一字一句地说，

自然的就是最好的，就算这单位里所有的人都不穿旗袍，我也会穿。说完，高西娟夹着那簇日渐浓密的腋毛风姿绰约地走出了卫生间。

现在，高西娟不想去普渡众生了，既然别人都不理解她的旗袍经，那就独善其身好了。独善其身的旗袍生活，必须始于房子。自从女儿念大学后，高西娟老两口就新买了一套三居室，把原先住的景汇公寓给租了出去。但现在高西娟想把景汇公寓 512 号给收回来。她给老俞说，我们每月也不差这几百块钱，我想把这房子好好打造下，再搬回去住。

搬回老房子住有些违背常理，尽管三居室的新房子空落，缺少人气，但怎么也是新房子，是对自己后半辈子的奖励。老俞一时接受不了。高西娟说要不这样，这房子以后我们也不要出租了，我们高兴了，老房子住住，新房子住住，变着花样来。老俞说这不是折腾吗？高西娟说，这叫情调，现在都讲究旧房改造，我也是顺应潮流，再说两套房子都是我们的，我爱住哪个住哪个，谁还管我们了？我们也不少这几个钱是不是，我们就是为了高兴，让自己活得舒畅点。老俞说，那当初你不直接装修这个新房子好了？高西娟眉毛一竖，想，那时我还没穿旗袍呢。可这话不能说。见老俞不乐意，她想，这事情得悄悄地做。

景汇公寓断租以后，高西娟让钟点工去仔仔细细地清扫一遍，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很有改造的空间。因为是 5 楼，能看得见葳蕤的洋槐树，在烈日下，那些春天还柔弱娇嫩的洋槐叶已经变得坚硬粗砺，像一个个绿色的刀片，闪现着侵略性的光。对面有一处高楼，不过不要紧，它没有阻挡 512 的视线，在比 512 高两层楼的方向上，有一家人还饲养着鸽子，在碧蓝的天空下，在枝繁叶茂的洋槐上空，做着优美的滑翔。而洋槐若隐若现的空隙里，还有瓦片和屋檐，像被遗忘的某段逸闻，只言片语，欲语还休。

这真是一处好地方啊。它简直就是为了旗袍而存在。

高西娟背对着窗户开始打量这间套房，她的眼光掠过天花板，这天花板已经泛黄了，她要把它全都用木板钉上，营造一种木质房屋的氛围，这是她曾经在某个电影里看见过的场景，现在她已经想不起是哪个电影了，总之那场景在白天很明亮，晚上很温暖，抬头看看纹理，细数心事，抒发情感。高西娟把眼神又收回到地面上来，毫无疑问，这房间需要一张充满古典浪漫风格的桌子，配上两张画龙点睛似的椅子，桌子最好是椭圆的，没有棱角，适合倚靠，同时又适合旗袍的女主人公站起来，在围着这张椭圆的古典的桌子绕圈的时候，能尽力展现腰以及腰以下的曲线，高西娟想像着，那应该像流水线上齿和轮的咬合，但是要比它柔软，也不用匀速，要进三步退一步，和桌子边的另一个人有着某种默契。最好在眼神的纠缠下，身体有欲迎还拒的姿态。适当的时候，她会停下来，靠在那张古典的椅子上，在靠背上最好有盛放的牡丹花，和她旗袍上的花纹吻合。这可是个精细活，高西娟想着，一般的木工未必能做到这点，她不由自主地把手支在下巴上，想到哪里去找个这么个木工，思考的片刻，高西娟突然意识到这种姿态也很美，转过头来，想，这窗户也应该有一种配合我这姿势的调调吧。

窗户，当然是个重要细节。这个窗户的存在它应该是，人向外探出去的时候，它是一种景，人向内倚靠的时候是另一种景。高西娟向着窗户伸了一个懒腰，这样的景最好是有一个欣赏者，比如一个男人，想到这里，高西娟的内心竟然涌动起一股激情，那刀片似的洋槐叶微微颤动，它把那阳光割裂碎点，密密匝匝地铺进了高西娟的心里，高西娟伸展着颈子，丝毫不怀疑那锋利的洋槐叶会伤害到她，她试图伸出手去，想去试一试它们是否真的锋利，那些绿刀片的植物却只是摇晃着自己，不愿靠近，似乎觉得现在下手为时尚早。46岁了，人生的第二春是不是就这样开始？高西娟轻嘘了一口气，清风爬上她的肌肤，舒滑舒滑的，一溜烟就钻到她颈窝，顺着胳肢窝又跑了出来，凉飕

飕的，十分惬意。高西娟想，我还不老，我的身体还是有感觉的。她咽下一口水，那么这个男人是谁呢？这个男人肯定不是家里那个男人，那个糟老头子，除了上班，只会跟柴米油盐打交道。高西娟张开自己的双臂，抱住自己满是憧憬的头，浓密的腋毛伺机舒展开来，是有些粗了，高西娟瞄了瞄，和那些洋槐叶一样老而弥坚，她用手搓了搓左边的体毛，听见沙沙的声音，这说明它们并不比钢针硬。她像个贪玩的孩子找到新玩具似的，又搓了一下右边的体毛，右边又发出了沙沙的声音。高西娟被自己的举动弄得有些春心荡漾，她用两只手同时搓两边的体毛，那沙沙声似乎发出了双份的音效。穿衣镜里映照出这个心事重重的贵妇，高西娟偷窥了自己一眼，有些难为情，但是最终她还是克制下来，不要去想那沙沙声，高西娟停下来认真地欣赏自己，从发型到鞋，看上去无可挑剔，嗯，还需要一段悠扬的音乐，她把胳膊支在镜子前，指挥着镜子里的那个人说，就这么干！

景汇公寓开始叮叮咚咚地装扮了起来。有时，在办公室里，高西娟似乎都能听见电钻的声音，她就会抬起自己的胳膊，孔雀展翅一样，抱住自己的头，想象着自己已经靠在八角的东阳木雕上了。下级来汇报工作的时候，看见这个景象就只得傻傻地在门口站一会儿。然后他们私底下说，高西娟怀春了吧？

有时，高西娟的声音也会哗啦啦地传出来：“对！中密度板。5米宽的，不要4米。”

同事也问：“高主任，家里搞装修吧？什么时候我们也去朝贺朝贺。”

高西娟就抬起胳膊抹了下额头，仿佛她就在装修现场，那里真累出汗来了一样，说：“哎，是呀，包出去了，包出去了都还不省心。”

同事说，高主任装的房子一定品味不凡。

同事说，越是精装修的房子越不能掉以轻心，还得盯着。

高西娟就不得不提前下班，去检阅现场。那里通

常有一到两个工人，他们的进度看上去不快，不是蹲在墙角，就是趴在墙上，都是一些笨力气的活儿，穿着旗袍的高西娟在一堆乱木料中显得很不合时宜，她总是拽着旗袍边，生怕被弄脏了，有时她也会摸摸那些被塑料膜裹着的木雕。不一会，她就着急地说，哎，这个窗户什么时候装？

那两个做笨活路的工人也就抬头扫一眼她，并不回答，有时候，他们也会说，一样一样来。口气极其不耐烦。

高西娟三天两头就跑来看一次，每次看到的进展都不是很快，但她很享受这个过程。两个工人见到房东的次数多了，也胆子大了些，他们会问，这房子装修了是来做茶楼生意的吗？窗户刚装出了毛胚，她就迫不及待地往那里站，那窗户还没磨过砂纸，有些糙，但凌空飞舞的形状已经出来了，跟高西娟预想的画框是一致的，她就抱住自己的手臂，窗外有一大片茂密的洋槐树，高西娟自觉地挺胸收腹翘臀，不知怎的，她脑子里突然想到跳孔雀舞的那个杨丽萍来，附了魂魄似的作出了一副孔雀待浴的姿势。那点甘露仿佛正滴落在她脸上，她舔舔嘴唇，浮现出暧昧的满足的神情。

工人恰在这个时候转向了房主，她的表情让他们有了轻微的骚动，继而下流地笑起来，下流的笑声惊醒了高西娟，她留意到他们的猥亵眼光，觉得自己被民工无端占了便宜，她又马上端正起来，厉声说，笑什么！赶紧，明天我再来看。

单位里那次旗袍事件的不愉快，已经被装修新居的兴奋所替代。高西娟，现在更加顾盼生辉起来。一个女人要是心中揣着愿望，而这愿望即将实现，她将是动人的。现在的高西娟就是这样，她走路的时候，喝水的时候，都挡不住那股急切劲，在单位洗手间的镜子里，她会不经意地发现自己，怎么这样有魅力。她的心情就更加雀跃起来，恨不得能像身体上的凤凰起舞。

那些男同事女同事的眼光在高西娟身上逡巡的时候也多了。高西娟很自得，她也暗暗地观察过同事甲乙丙，看看是否真的对自己有意。但她很快发现，他们更愿意在公众场合，开开她高西娟的玩笑，争先恐后地嚷着要约会高西娟，其实不过是让高西娟请客，请大伙吃饭，一旦被她单独叫到了办公室，同事甲乙丙就立刻严肃认真起来。

高西娟的试探让人失落，但她也没放弃。她开始跟她的朋友同学打电话，电话的开头，通常都是一样：“最近弄装修，真是伤脑筋。”

对方多半会问，怎么回事呢？然后就开始给高西娟支招。

高西娟并不是要别人支招，也不想真做点什么，她就是想要男人们的恭维、赞赏，她的想法很简单，46岁这年，一个女人该有的，她都有了，她为什么不能奢望点男人的爱呢？因为这种爱，她会过得自足自得。这种爱，不是爱情，是时光，是活力，他们会随着女人的衰老而流逝，可是一个女人，一辈子都想抓住这种东西，一辈子都想让人说你是美丽的，抓住了这一点，这一生似乎就活够本了似的。高西娟觉得这种要求其实一点都不过分，每到夜幕降临，广场上都自发地举行交际舞，她看见那些和她同龄，甚至比她还大的妇人，穿得像个摩登少女，灯光下，和半老头子起舞，她们凭什么比她更想留住青春？凭什么？凭她们是女人，女人一辈子都在做一种错误的判断，一辈子都需要男人的眼光，那些广场上的女人高西娟是看不起的，她觉得她们太露骨，太俗气，她比她们更高明，更有品位，那么，为什么她不能得到更好的呢？

如果电话那头认真刻板地给高西娟支招，那么就不用见面了吧，没有想象力的男人，话说三分钟都嫌多。

如果电话那头喳喳呼呼，说好久没见了，十分想念，一定要见见，当面支招什么的，高西娟也是不会见面的，这类人，跟她的那些年轻同事一样，只是热

情地应付，嘴上热闹而已。

那么，高西娟希望听到的是哪种电话，高西娟自己也不太清楚，电话里还真难判断出一个人的优劣。高西娟也不会轻易地和他们见面，那样太不自重。总之，这些电话里似乎没有一个完全合心意的，就算电话里聊得太好，见了面未必就有同样的效果。她希望的局面是，在这些跟她近期通了电话的人群里，来一场偶遇，既有前期情绪的铺垫，又免去了刻意的尴尬。这样的男人最好是气宇轩昂，风度不凡。

偶遇，还要恰到好处，哪这么容易。高西娟抬起下巴，仰望下午四点的远山，那里烟霞散彩，日影摇光，她像个指点江山的君王一样，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其实，因为工作关系，高西娟平时接触的人还是挺多的，有时候，她也会想，这一群人里有没有一个真正欣赏她的呢？她听到的奉承并不少，但那些都是场面话，她想要一些真诚的，真心的，有一点两情相悦，却止乎礼的交往。这样的交往，不需要太激烈，却适合细品慢嚼，不思量，自难忘。凭着这股劲，她可以一直活得很美丽，这恐怕就是广告里说的生命原动力吧。高西娟也知道，自己再怎么折腾，捣鼓，男人也就对她客气而已。没一个男人能免俗，他们永远都追逐年轻的。为自己寻找动力的高西娟，避免一起和年轻女孩共同出席某个场合，作为宣传部主任，她宁愿带上几个男下属，那是她的舞台，她自然是不能和那些年轻女孩子比的，她一站在那里，别人说，高西娟真像大太太，她就不怎么高兴了，要是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别人说，高西娟真像姨太太，她就高兴了，姨太太是有身体资本的。要是被接待者让人倒胃口，或难缠什么的，高西娟会在这个时候叫上女下属。

这几天，工人们搭着梯子做吊顶，安灯光。高西娟在下面指挥，这个右一点，那个左一点，工人们偏着头，反复问，这样对不对，一会又偏着头问，这样对不对？高西娟的手举酸了，生气地一摆，说错了错了。

然后两个手就搭了下来。工人就嘿嘿在上面笑。高西娟这才发现他们的眼神是有指向性的，她板起脸，说，别嬉皮笑脸的，事情不做好，才跟你们算帐。话音刚落，灯就吧嗒地摔了下来，工人在上面，望着地下，高西娟也望着地下，2000元的灯啊，现在就是一堆垃圾。

如果说刚才的捉弄，并没让高西娟真的生气。这下，她真生气。

怎么着吧！她忿忿地问上面的人。

那两个工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2000块钱，知不知道！2000，还不算运费。高西娟声音不大，却很严厉，她挥挥手，一副不想和这两个工人纠缠的意思，掏出手机，立马给装修公司打电话。

老板！哎，老板！两个工人在上面喊，高西娟已经和对方讲了起来。

房间顿时安静下来，高西娟字字千钧，斩钉截铁，她是唯一的，最终的老板。

不说了，照价赔偿。高西娟挂上了电话，大局已定地看着他俩，还有，你们不用干了，另外换工人。工人面面相觑地从梯子上下来，落魄地，懊悔地，还带着奢望地干笑了两下，乞望着高西娟。

看什么看，高西娟一肚子气。他们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简直就是火上浇油。早干嘛去了！她又喝斥道，一想到刚才两个工人因偷窥犯下的过失，火就往上冒。过几天还要搬些贵重家具来，到时候你们赔都赔不起。她说着重话，挥挥手，让两工人滚蛋。我这是为你们好，他们在他们身后说。

第二天，换了新的工人，新房进入了扫尾的阶段，一天天装出了形状，高西娟心情也好起来了，屏风、罗汉床、灯架也纷纷运到。

零零碎碎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装修总算结束了。工程完毕那天，房间里还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芳香，高西娟知道那是甲醛的味道，是有害健康的，但是她还是充满欣喜地在那里独自呆上了一个小时，楠

圆的实木桌恰到好处地摆在房中央，像一艘渡船，把高西娟载到了青春的河流中，她将手指轻轻地划着桌沿，温暖的，坚硬的，带着一股韧劲，她缓缓地围着桌子走了个圈，丰臀隔着旗袍若有若无地蹭着，那感觉真是奇妙，好像桌子被她挑逗得有了灵魂，活了起来，他们两个欲拒还迎，若即若离，高西娟终于情不自禁地就把大半个身子放了上去，桌面有些凉，高傲的爱人都是这样，她闭上眼睛，决定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它，芳香味在她四周浓郁起来，那是爱的味道，她甚至抬起了胳膊窝，用那两簇浓郁的腋毛去爱抚身下的这个物体，她轻轻地呻吟了下，表达了自己的满意。高西娟重新站了起来的时候，已经面带春潮，她又挨着在几张新椅子上坐了坐，然后在那张凤凰凌空的仿古镜前，驻足，她窥看整个房间，不由得感叹：太美了，这一切都太美了。

这段时间，高西娟倒不怎么打电话，她有些期盼地等着电话自己响起来，但响起来的电话没有一个是她预想中的。她的新房是需要一点落成仪式的，而目睹这个落成仪式的人，必须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下了班，高西娟也不回家，独自在新房里徘徊，她叫了点外卖上来，每次都还配上一杯红酒，但，饭总是吃不完。她对着空气说了很多话，顾影自怜的，说得她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于是她站起来，从餐桌到窗户不过几步路，她镶在那幅画框里，自己最美的时候，为什么没人目睹？高西娟遗憾地想，但马上她就想，这种美还是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她要把这种持续的美带到白天，或者，她可以尝试见见她的几个同学和朋友，也许他们会对自己有新的认识。

但她只是这么想着，并不确定。外面洋槐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一群白鸽呼啦啦飞来又呼啦啦飞走，她知道过不了多久，天就要黑下去，月亮会慢慢地升高，年轻时的月亮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得只剩下照片上一个光影，那时候不觉得年轻有多好，一直到年轻这股精气从脸上跑掉，从身体里抽掉，才觉得身上好像长了无数个孔洞，把元气给散了。现在，

她要把这些孔洞堵上，细细品味，不仅要自己品，还要邀人品。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就在这个新房里，和这个男人，随便谈点什么，夜色、衣着、木雕、关于这房间里的，和房间外的，要谈的似乎是太多了，高西娟觉得自己心里已经藏了一辈子的话，她抖了抖这身山水画风格的旗袍，她和这服装上的图案一样悠远绵长，现在她要统统地拿出来，填满这个房间，她和他要飘在这些话之上，裹在这些话之中，沉醉的，半睡半醒的，语音含混，忽浓忽淡。月亮越来越高，需要仰着头，才能看见，于是高西娟就躺了下来，月亮上的广寒宫，你那里可也寂寞冷清？

她不是找不到这样一个谈话对手，她的生活中有能言善道的男人，她也有和他们旗鼓相当的智慧，不过那都是在公众场合，兵刃相见，嬉笑眉开，现在，他们的人还没有到，他们的魂儿先过来了，魂儿来了，也好，高西娟想。她伸出手来，想摸摸那些魂，果真轻飘飘的，好像一阵风，高西娟站了起来，绕过屏风，她感觉的对方的追逐，然后一溜烟又不在了，好像从门孔里钻了出去。太快了啊，高西娟在后面叫，她想留住那些魂，于是打开房门，她感到有个黑影猛地撞了下自己，她没看仔细，以为是魂儿回来了，过道里的灯亮了，角落里出来一个人，叫她：老板。

高西娟愣了愣，有些面熟，想起是前段时间的那个工人。她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里，好像一直在这里似的。

工人问，老板，我看你家灯还亮着，知道有人。高西娟朦朦胧地点了点头。问有事吗？

你还记得我吧，前段时间装修……

高西娟点点头。

我在楼下做活路，有一点小困难。他一边说一边审视高西娟的表情。这边这个房老板，临时要加材料，钱没带够，我想找你借点钱。我明天就还给你。

你那房老板呢？

他走了。我们是赶进度。

高西娟问要多少？

工人说，200。

高西娟说，你连200都没有，她想赶紧打发这个工人，她对他可没什么好感。再说，她现在正忙呢。老板，真的救救急，我是好不容易揽到一活路，现在活路不好做，上次你一句话，我……

高西娟看着他，想了一会，说好吧，这样我给你300吧，朝他挥了挥手，工人就跟着进去了。

不知怎的，高西娟突然觉得头有些晕，然后就看见了天花板上的吊灯，但高西娟还有点神志，她叫那个工人，把我扶起来。然后她就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四周回荡：把嘴给她堵上，眼睛蒙上。

接着，周围全都黑了。

大约有一会，高西娟睁开了眼，发现有四只眼睛在瞪着她。

活着呢。其中一个庆幸地说。

大姐，不是我对不住你，是你对不住我啊。那个高西娟认识的人，浑身都在抖，你不该告我们，我们，可没有偷工呢。他撑住自己的膝盖，把话往下说，你这一单，他们只给了承诺的一半，我不怕白做，可家里要吃饭呢，大姐，我这是拿回我应得的。

说着，那人就准备撕开高西娟嘴上的胶纸。你可别嚷啊，他小心翼翼地说。

高西娟立即嚷了起来，王八蛋！

另一个人赶紧把嘴给她捂上，谁是王八蛋？谁是王八蛋？他抽了她两巴掌，顺势还抓了两把她的腋毛。高西娟觉得痛，扭了起来。那人说，你还来劲了？他又抽了她两下，骚婆娘！他骂道，“哗啦”撩起高西娟的旗袍片子。

工人站在一边，有些害怕了，说，走吧，走吧。那人说，走什么，这种贱人，早该教训下了。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高西娟推倒在地，她一边挣扎，一边怒吼，但是谁都听不清她的声音，像激流的水，忽沉忽尖，那人按住她，毫不含糊地就干起活来。他一边说着一边掐高西娟的胳膊，跟你干，我还亏着呢，我们这下就扯平了……买单，懂不懂，这是买单……买单。他说出了最后两个字，抖了两下，就趴在她身上不动了。

从被占有的那一刻，高西娟知道自己失败了，等到这个男人离开她的身体，高西娟都没有动弹一下，她只是睁睁地看着天花板，那些射灯投下来的光影，像她正在消散的元气，一点点地跑掉，跑向窗外，跑到月亮上去，凝聚在广寒宫里，化成一个隐身的自己，只有精液和洋槐花香混合的味道还在，并且将她死死裹住，裹得她剧烈地咳嗽起来。

◎征稿启事

《九龙文艺》是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宣传部主管、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综合性文艺期刊。《九龙文艺》立足本区，面向重庆，着眼全国，高起点、高质量、高品位地构建文艺展示、交流平台，杂志力争成为九龙文化品牌和文化名片。敬重名家，推出本土名人，特别着眼于本土文艺新人新作。

一、栏目设置：

《九龙文艺》设置有诸子百家、本土叙事、剧苑曲坛、艺圃摘英、自由节拍、歌海拾贝、如歌散板、古韵新声、后起之秀、文林藻鉴、文史钩沉、文艺动态、百业风采等栏目，刊发中短篇小说、散文、戏剧小品、曲艺、歌曲、歌词、诗歌、报告文学、文艺理论、民间文艺、地方文史、美术、书法、摄影、舞台剧照等类作品。

二、稿件要求：

所有稿件必须是原创作品。作品内容要求积极健康，导向正确，艺术上乘。纪实类作品力求真实，投稿时须经有关方同意，如有失实或侵犯他人权益之处，文责自负。

三、投稿方式：

由于人力有限，所有来稿均通过电子邮箱发送到邮箱cqjilwy@163.com（本刊原则上不接收纸质稿件）。稿件勿寄私人。

四、本刊申明：

稿件请注明地址、真实姓名、邮编，以便奉寄样刊和薄酬。所有稿件一律不退，本刊有对来稿进行适当修改的权利。凡向本刊投稿者，视为自动接受此项规定。

《九龙文艺》编辑部
2010年3月